

T.5466/2933

正泉先生文集卷第七

長白高文軒

男光延編

評閱

博陵尹定齋

從子金枝

雜著

朱子格物說辨一

自發明以來子格物為析心理為二為義外於是明季學

者大都流於其中惟朱子格不續後家宗朱子格力闡

其說不為格物實本心之所發明宜于世以行一而後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4 1992

朱止泉先生文集卷第七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長白高東軒

男光進

編輯

評閱

博陵尹健餘

從子

輿輅衛軒

全校

雜著

朱子格物說辨一

庚子

自陽明以朱子格物爲析心理爲二爲義外於是明季學者大都沉溺其中置朱子書不讀後來宗朱子者力闢其非按之朱子格物實落處少所發明宜乎此以爲一而彼

以爲二此以爲內而彼以爲外徒見立說之多互相攻詆而於朱子格物之要領實功未透其所以然而宗朱宗王之兩家卒未能平心而定其一是一是之極近又有調停之說以爲朱王皆有當而於陽明闢朱子之論一概不辨視爲非學者切已要務嗚呼辨論前賢之是非誠非切已要務也獨指朱子格物爲二爲義外而不辨其非不獨於朱子格物之要領實功多所未明卽於自家格物之要領實功未得透徹茫無下手處獨非切已要務乎愚竊以爲闢陽明可緩而朱子之學受誣於陽明者不可不辨誠於朱子格物之學得其要領實功則吾道明而其畔朱子者自屈

矣朱子自從事延平深懲虛無空寂之非其所考究參詳乎事物者非逐末也實從自家心地動處體驗以究其不容已之故卽從自家心地接萬物處體驗以究其不可易之則庶乎方寸之間明乎物理確有定準是朱子壬午以前三見延平以察識端倪爲窮理之要皆於思慮感動時着力而所格者性發之情也及延平旣沒以後與南軒擇之徃復參究無非心地工夫當其執心是已發之說幾以爲無可改始而信旣而疑且悔後乃恍然悟是朱子已丑以前不敢信前賢之言據爲有得而必詳究其至當不易者正以窮夫未發之體而所格者情之性體也自此後凡

東軒高氏曰體究真切歷歷分明有同親炙

講習討論之功酌古叅今之學無非明此性體久之而衆
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卽物之統於吾性者無不至吾心
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卽吾性之涵夫物者無不徹終朱子
之身總是格物總是知性而未發之中昭明形著斯學問
之極功內外一致之實驗也夫朱子格物之學心理合一
無內非外無外非內可謂顯明矣陽明倡爲析二義外之
說以議朱子吾亦不暇多舉朱子之訓卽以已發未發說
仁說太極註西銘註四篇言之其云未發之中本體自然
不須窮索者二乎義外乎其云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
在是者二乎義外乎其云天下之故皆感通於寂然不動

之中者二乎義外乎其云存則不違其理沒則安而無所
愧於天者二乎義外乎由四篇而細繹之朱子深明吾性
之本體著之簡編以示後人皆深切收斂身心性情之要
未見有拘牽文義如後世詞章之學也由四篇而推廣之
凡朱子著述纂註皆身心性情之所發見應事接物皆身
心性情之所施行未見有不察之動靜微危而徒托之口
說辨論也四篇之中已發未發說朱子所最先窮究者所
謂事物未至思慮未萌之時卽是心體流行寂然不動之
處而天命之性體段具焉數語直窮到雜念俱消性體呈
露微渺處矣所謂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

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必中節此是日用之間本領工夫數語直窮到性體呈露卽工夫卽本體教人刻刻保守性命之學莫切於此矣所謂察其端倪之動致擴充之功一不中則非性之本然而心之道或幾乎息數語直窮到性體發動持守益密不令毫髮走作致虧本體矣所謂周流貫徹工夫初無間斷但以靜爲本數語直窮到當主靜立極復其本性全體地位而仁說之包羅太極註之原原本本西銘註之踐形成性已具於心體流行天性體段之中矣夫朱子格物之功研究凡十餘年不得未發之旨深探靜會只據心屬已發一語後又詳玩遺書乃得凍解冰釋其

東軒高氏曰斯可謂
深得朱子讀書法者
矣

見於中和舊說序者甚詳爰著是說以表於一是至今讀之遡其原委想其苦心歎服其格物之根於心理篤實反求不諱其用功曲折吐心瀝胆明示學者一至於此試思陽明集中如天泉證道有如是之切實的當者乎如荅舒國用陸原靜諸書未嘗不中人深弊然說來却似自然太直截欲尋其端緒無下手用功處有如是之委曲先後可依循者乎如傳習錄中要語亦有克己切當處然只是一靜便了有如是之透天命源頭涵蓋萬理者乎學者循朱子之序由發處用功體驗到未發之中卽仁義禮智之渾然者原自天地萬物一處來自與天地萬物同條共貫而

山泉先生文集 卷之七
四
無彼此之分夫乃恍然知朱子格物之學真是心理合一而非二也心理合一義生於心無內無外無乎不統而非義外也朱子之格物知性如此陽明之說何其誣哉夫太極西銘註讀者遍天下而不知其義以爲高遠而非初學所及仁說一篇讀者亦日習而不用力至已發未發說則未有及焉不知此一篇者實大學中庸章句或問之根原格物知性之實地必熟體之而後深信朱子格物之學實有向裏安頓處初不令人誤用於所不當用也予故特宗之以明陽明之議朱子者實不知朱子云

朱子格物說辨二 庚子

或曰如子之言朱子格物卽是知性旣聞命矣今按朱子之言有不盡然者如云窮至事物之理卽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窮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若此等語是重在事事物物上窮究豈能免於陽明之譏乎曰興言及此每令人嘆息朱子之學不明於世而讀朱子之書者皆不詳其原委也此固陽明之過卽尊朱子之徒亦有過焉朱子格致之學有根原有充塞有歸宿原無一毫逐末意而尊朱子之徒止言卽事卽物窮究道理竟遺其根原充塞歸宿之大來歷大運用大究竟故後學流弊與博物洽聞者等此其失朱子之真面目亦已久矣豈得謂之知朱子者

哉曷言乎格致之根原也朱子教人窮理原不在瑣屑散漫處用功其憂患學者示以切要之訓累累不一人自不察耳今見於遺書所載常與及門弟子就近鞭策慮人不知其要雖日說持守擴充不知持守箇甚擴充箇甚又慮人不知得大道理雖零星理會終不快活又慮人不知得大地盤雖知得道理無有安頓處又慮人不識領要綱維終索之烏何有之鄉費心竭力無有是處故於大學聖經格物兩章或問皆自天道說起直注人心力言方寸明德萬理咸備心之爲物實主於身爲之詳言性之體與情之用爲之詳言本體之自然與拘蔽之流失爲之詳言造化

之鍾靈與聖賢之開示皆不外乎一心然則窮至事物之理莫有先於此莫有切於此者矣卽序近思錄首載太極圖說亦卽此意則朱子格致之學卽知性之學其彰明顯著者也論者不細玩此旨專泥窮事物之理一言以爲逐物指爲支離不亦誣乎且朱子格致之說必推原心性天道者卽中庸原性於天命程子言性必本於天載之意象山陽明只論心不言天是止知自家心而心之根原來歷尚多扞格處反謂朱子爲義外何不詳考而輕於立論若此也曷言乎格致之充塞也格致必先知根原其要務矣知得根原則心性本然之明時時呈露及事至物來又不

敢恃吾本然之明何也心性之理未極其著而事物之理變化無方如事君親之必忠孝也吾有誠於忠孝之心此根原也然所爲忠孝者有將順之理有諫諍之理此當窮至之者其窮至之者卽吾誠於忠孝之心非隨君親於外也如治兵刑之必救恤也吾有誠於救恤之心此根原也然所爲救恤者有省釋招揀之理有寃治勦滅之理此當窮至之者其窮至之者卽吾誠於救恤之心非隨兵刑於外也推而廣之無不然者使不卽事物窮至之第恃本體之明以爲便是格物竊恐自以爲見其可而不知所見之非可自以爲見其否而不知所見之非否卽可否當矣而

健餘尹氏曰要語

輕重疾徐寬嚴厚薄之間稍任已見不合定理則本體之明且有因之日蔽者遑言知至哉朱子深有見乎此欲人因本心之見而研究其各定之理故云卽其所養之中因其所知以啓其明之之端又云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各到乎其極極者何至善也至善者吾性之中也窮到事物之理皆是吾性之至善朱子之格致如此而論者不察其亦惑矣曷言乎格致之歸宿也事物至善卽吾性至善一理也吾所應之事物原與吾性自一處來吾性原包羅乎事物事物原皆備於我初無內外精粗之可別彼止知吾性之至善而不知事物之至善固專內而遺外卽知

健餘尹氏曰可稱明辨

得合一而恃吾性以通之而不細心窮理者縱通得一件
二件而其所不知者甚多亦未免於任心而強通乎物之
病夫任心而強通乎物究且視物爲不足通而僅保吾心
之知至於視物爲不足通而僅保吾心之知勢必以禪爲
歸宿則其心之全體大用遺漏種種蔽塞重重去聖賢格
致之學遠矣是以朱子教人先知根原及其窮事物之理
必隨處研究到底積累既久知類通達始恍然於吾性之
貫通乎事物事物之森列於吾性復其本然之明而了然
無所蔽錮無論有事無事吾性光明呈露無有不照而無
負天之與我者此其歸宿者然也分言之則有根原有充

健餘尹氏曰集註章句
却被舉業家順口讀過
一經先生指點令人心
地豁然

塞有歸宿合言之則一至善朱子教人註書皆本心性而
出之大學之格物致知中庸之明善盡性無有殊旨世儒
日讀朱註童而習之數十年不察不知反肆詆毀真有不
可解者不明乎善註云謂未能察乎天命人心之本然而
真知至善之所在盡性註云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鉅
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註中如此分明是朱子格致只在
天命人心之本然處用功何曾離却本體循乎事物至於
註所不及詳者著之或問以申明之或問所不及詳者見
之門人問答載於文集語類以申明之蓋事物之理卽至
善之所在至善之所在卽天命人心之本然反覆朱子之

東軒高氏曰自先生辨
之格致之學昭然明徹
羽翼朱子之功即尊
崇孔孟之功也守先待
後不其偉歟

書其生平用力格致者惟此教人格致者惟此嗚呼其合
內外精粗而切要。不煩亦大顯著矣。儒者日讀朱子之書
凡言格致者專一玩味自知其根原充塞歸宿總統於吾
性未發之中又何敢以任心之學鹵莽滅裂之見遽相詆
毀也獨惜尊朱子者不務明朱子格致之學但斥陽明之
非吾道不明而欲勝之其將何以勝之哉

朱子未發涵養辨一 庚子

自程子發明平日涵養之旨傳之龜山豫章延平以及朱
子而聖學大明朱子之涵養也雖受之延平而其默契乎
心統性情貫動靜之奧傳之久遠無弊者實發龜山豫章

健餘尹氏曰後儒尊
未竟如先生所云

延平所未及言而直上合乎伊川成書具在可考而知也
明正嘉後學者皆講良知宗無善無惡之教以朱子道問
學之功居多羣指為章句文義之學即有遵朱子者力言
格物致知之功主敬存誠之要而於未發涵養之故無一
言及之夫主敬存誠即所以涵養於未發以貫通乎已發
實用力者自喻其微然朱子未發涵養一段工夫原極力
用功後儒為之諱者其防微杜漸之意自有所在特以陽
明晚年定論一書取朱子言收放心存養者不分早晚概
指為晚年以明朱陸合一定學者紛紜之議若更言涵養
是羽翼陽明無以分朱陸之界故概不置詞俟學者自為

上卷之七
九
尋討可謂用意深遠矣然朱子涵養原與陸王兩家不同
乃有所避忌不顯明指示不惟無以闡朱子涵養之切要
且益增章句文義之譏而目爲道問學之分途矣縱有言
及者又似自陳所見按之朱子涵養切要之序不甚相合
予讀朱子書積有年所明儒集間窺一二陽明晚年定論
之舛旣駁正之而朱子涵養切要之序稍見端緒者又烏
敢不顯明其旨以大別於無善無惡之教而又豈章句文
義之學所得借口哉朱子從事延平十餘年相見不過三
次後來追叙當年授受之旨屢見於答何叔京林擇之及
中和舊說序答林擇之中和舊說序其中詞旨井然可見
在巳丑後提叙於此

健餘尹氏曰叙進學層
次毫不爲朱子諱此爲
真能尊朱子者

當見延平時方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學延平雖授以未發
之旨而朱子不以爲然十餘年而延平沒未達其旨故與
叔京輩敘說以爲孤負此翁及與張南軒往還以未發之
旨再三質証所以有人自有生四書皆是竊究此旨而未
達之時所諄諄問辨者也是朱子不以體驗未發爲然者
在癸未以前自甲申至巳丑越六年其答友朋諸書無日
不以此旨未達爲念而其考程子書及前輩名言只以心
爲已發性爲未發亦只以人生自朝至夜自少至老無時
不是已發而未發在其中因以察識端倪爲用功之要而
程子未發之旨未嘗一日去於心亦未嘗一日不與同志

健餘尹氏曰如此方見
朱子之好學好學如
朱子可以無所諱矣

者相與辨論也迨己丑春而恍然矣夫延平所云終日危
坐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如何而求所謂中者
朱子聞之久自宜服行之乃以爲不然者何哉蓋朱子於
程子未發之旨辨之精有一毫之未當不敢以爲是思之
切有一毫之未信不敢以爲安驗喜怒哀樂之前氣象而
求所謂中者延平得之豫章以上承龜山伊川者也凡言
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程子之言也與其信程子轉相授受
之言不如信程子之言親切而有味是以用功於察識端
倪而不以觀心於未發爲然然惟其辨之精思之切有一
毫之未當未信者不敢以爲是而安故於季通辨論之餘

疑而悔悔而悟反覆於程子諸說而自覺其缺涵養一段
工夫也朱子悟涵養之旨自己丑始悟涵養之旨無諸賢
之流弊亦自己丑始集程子諸說參而求之會而通之因
疑心指已發之未當而不可信始悟心兼體用必敬而無
失乃所以涵養此中必實致其知日就光明而學乃進也
悟心兼體用而有涵養於未發貫通乎已發之功則向來
躁迫浮露之病可去而有寬裕雍容之象矣悟敬以涵養
又必致知則絕聖去智坐禪入定歸於無善無惡之弊有
所防而陽儒陰釋之輩無所假借矣自此以往涵養之功
日深所見愈精本領愈親如涵養於未發之前則中節者

多湖南諸友無前一截工夫則有答林擇之之書平日有
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則有答胡廣仲之書此尤章章
可考者也夫以朱子好學之篤功力之專自不數年而體
立用行然猶需之十數年者亦有說焉答呂伯恭周叔謹
輩往往從涵養中自見支離之失而不諱固所以教友朋
箴來學而自巳之由踈而密由淺而深亦層進而有驗蓋
涵養而畧於理者易涵養而精於理者難涵養而處事不
盡當者易涵養而事理合一者難涵養而偏於靜者易涵
養而動靜合一者難朱子自四十後用許多工夫漸充漸
大漸養漸純至丙午答象山有日用得力之語至庚戌有

健餘尹氏曰程朱相傳
聖學真脉無如此二語
之簡而該者東軒先生
每為予言

東軒高氏曰的脉真
傳

方理會得恁地之語又曰幸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
所謂涵養於未發而貫已發者心理渾融無間而歸於一
矣要其用功一遵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說即
尊德性而道問學之旨也朱子涵養之序如此此直上溯
伊川以接子思子之脉者原與後世陽儒陰佛假未發之
旨以實行其不思善不思惡之術者較若黑白亦何爲有
所避忌而不言哉或曰子言朱子涵養之序詳矣彼援朱
入陸者方爲晚同之論以混於一吾子之言得毋中其所
欲言而賈以糧乎曰不然彼良知家多言朱子晚年直指
本體以示人今朱子之書具在如荅度周卿晏亞夫潘子

善孫敬甫諸書皆六十以後筆皆以涵養致知爲訓曷嘗
單指本體乎其言涵養也莫精於荅呂寺丞純坤不爲無
陽無知覺之事而有知覺之理其言進學在致知也莫精
於荅張元德橫渠成誦之說最爲徑捷此甲寅戊午後之
言又何嘗不以涵養致知爲訓又何嘗單指本體與良知
家有一字之同乎如單指本體不惟理不能窮中無所得
卽所養者亦無理之虛靈知覺正朱子所云一場大脫空
者亦不俟明者而知之矣

朱子未發涵養辨二 庚子

或曰吾子言朱子涵養之序旣詳著之涵養致知自是切

要至其實實用功得力之處吾子必有所見可得而言之
乎曰予雖好朱子書稍見端緒自愧學之晚用力之踈所
見之蔽旣不能盪滌習心習氣復其本然明德之初又不
能考究聖賢遺言推求至理以析其精微中正之則雖欲
言烏敢輕易卽言之亦未有當恐非朱子本意自蹈率易
失真之罪况天下後世大有人在必有會其微言以接考
亭之真傳者自慚僻處寡所交與惟反復遺書擇其切要
者如未發已發說仁說精舍論學者答張敬夫湖南諸公
陳器之林德久度周卿諸書四書太極西銘註大學中庸
或問小學近思錄潛味而心體之身行之如昌黎老泉讀

健餘尹氏曰發從前
所未發非考亭後身
孰能知之

書之法積以數年或畧知下手用功處又積之久乃知朱
子所言皆吾性所固有職分所當爲存之存之有驅之而
不能去舍之而不忍離者得此趣乃知朱子自學教人始
之以涵養始終之以涵養終其始終張弛運用發舒收斂
皆貫通於涵養未發之中者庶乎心得而嘿喻之又烏容
強爲之說以取妄言之咎哉或曰所謂朱子以涵養始以
涵養終始終張弛運用發舒收斂皆貫通於涵養未發之
中者可得而言之乎曰予何足以知之姑以予所知者言
之而亦未知其當否也朱子四十以前用力於格物之功
自貌言視聽身之所具君親兄友身之所接庶物庶事及

於日用無不究極其理其於聖賢經傳之旨尋其文義顯
然之各別究其道理渾然之大同皆天命所自來賦予萬
物散見萬事之粹然秩然者具於斯人仁義禮智之心人
心之承天命者無不與萬物萬事相流通而管攝故察識
端倪之功多而體認本原之功少擴充力行之功實而優
游涵泳之功虛十數年只在發處着意未發之旨屢言之
而未有得迨己丑辨論反求程子遺書識得本體兢兢保
任迄今讀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書如所云未發之中
本體自然不須窮索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
而不失又云莊敬持養之功至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

未發也明鏡止水此是日用本領工夫及其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嘿識此二篇者沉潛玩味亦可見其涵養於未發而貫通已發之大概矣朱子從程子心一也有指體而言有指用而言之語有會於心統性情之妙卽知事物未至思慮未萌之時此處便合存養初不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所養深潛以爲日用本領由此應事格物益致其窮理謹幾之學以栽培其未發之中此朱子之以涵養始後三十年學力皆自此盛大純一而答張敬夫諸說例蒙印可一書尤爲詳盡而著明者也然朱子以涵養始

健餘尹氏曰更入細微
惟未知未信不誣矣

東軒高氏曰未發涵
養之功今日方得透徹
何幸如之

東軒高氏曰直透主
靜之根源此主靜之
所以立人極也

者與他人異人之從事涵養者但少私寡欲稍復其清明之體耳若朱子者已丑之前格物之功的確充實心迹內外一本於正大光明直造升堂之域特其靜密之功有所不足一旦有悟自然之本體昭昭具在而平日講求天命人心之統乎事物者皆融會於中渾然無迹是卽所謂性體焉惟敬而無失以保守之非他人問學無素但守空虛之體者比此又不可不細思而詳辨者也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天之命是爲無聲無臭之太極有元亨利貞之理而太極之流行有對待有周流畜之無形發之最盛而太極之無聲無臭者無乎不在人之性是爲無思無爲之人極

東軒高子曰天人性命之學源之流出非深體默契而能若是乎

有仁義禮知之德而人極之流行亦有學修有經綸卷之藏密放之布濩而人極之無思無爲者無乎不在朱子自四十後深究太極本無極畫前原有易之旨研而極之默而信之觀天命於萬物之幽明隱顯觀人性於萬事之作止消息總不外夫天心心之靜含動以見之而其盡人而合天也必自一已之心之靜含動以合之其註太極也曰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其註易也曰止而止行而止又有詩曰若識無中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靜也止也無中含有也皆以心之未發之中言之故其體於身者實見得道之體用流行發見雖充塞彌綸而存發之妙初不外

健餘尹氏曰全是中庸道理學者可以篤信無疑矣

乎此心必此心常存天理滿足寂然無欲鑑空衡平凝定在這裏然後隨其所感流行發見而皆不動乎未發之中適完其無思無爲之人極卽渾然無聲無臭之太極而無有分別此朱子服膺以終身者也雖三十年中不無悔悟深切淺深生熟之次序而其保守天命於未發之中絕無間於動靜語嘿之別者則固時時刻刻注意於此貫乎事物而不與俱往也要而觀之朱子之色莊言厲行舒而恭坐端而直言貌之涵養者然整容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已體察讀書之涵養者然靜而常覺靜之涵養者然動而常止動之涵養者然仁之包義禮智也求仁之涵養

者然仁禮義之歸於智也藏智之涵養者然歷觀朱子註
疏纂輯刪述粹精之理居官事君治民忠愛之道立身行
事之大小無不皆然此所以動靜周流皆貫通於涵養未
發之中者也然其間尤有當辨者朱子曰敬字工夫貫通
動靜但以靜爲本言乎主敬而靜也程子曰敬則自虛靜
不可把虛靜喚做敬言乎主敬則無弊主靜則有偏也二
說不同亦自相須必以敬爲主肅然收斂無有雜念乃是
性體此下手要着敬到熟處自然一念不雜而靜朱子無
時不敬無時不靜敬靜一者也若有意於靜而不知主敬
誠有如程子所言者故朱子荅胡季隨呂寺丞講戒懼謹

獨二節言徹頭徹尾隨時隨處無不致其戒懼之力於獨
之起處尤爲切要更加謹懼所以涵養須用敬庶幾有未
發之中以省已發慎所已發以全未發之中而用敬用靜
之不可不辨也朱子言未發見於語類者詳見於文集者
僅答擇之廣仲數書其他不多有惟答呂寺丞再三言之
至於辨以未發爲太極爲不是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
太極之動尤極細密若以未發爲太極勢必直趨靜寂一
路不至於遺棄事物專守本體不止故答張元德有特地
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却是釋子坐禪之語謂延平行狀下
得重者殆指此耳試取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書讀之至靜

東軒高氏曰尤極其明
透不可不辨

身先先生文集 卷之七
之中而四德畢具渾然一理有燦然者存是安得第言未發不詳所以涵養卽所以立人極而陷於無善無惡之說此尤不可不辨者也

讀中和舊說序諸篇

與湖南諸公書答張敬夫諸說例蒙印可書已發未發說答陳

超宗書答陳器之書答林德久書太極圖說註陳北溪錄窮究根原來處

辛卯

甚哉予學之遲鈍也予嘗讀朱子文而佩服之累年矣求朱子用功先後次第之序而不得其說又見象山陽明皆訛朱子踈於尊德性之功因求朱子所以尊德性者而又不得其說夫朱子尊德性往往舉示來學而讀之累年而不得其說何也蓋徒誦其文而不求朱子當日苦心曲折

健餘尹氏曰此是一闕

之故又不發奮思循朱子尊德性之功以自養其德性無惑乎終日誦讀而惘惘無得如此也已丑冬十二月自晉州歸日以朱子格言反求身心及事物紛乘又隨手消散因自激厲奮發竊念未發之中卽自己德性本體不涵養未發何以立德性根本一日讀中和舊說序知朱子體會未發之故見於此篇由此考年歲早晚進德之序畧得梗概而究難尋其微密處復玩序文及與湖南諸公書答敬夫諸說例蒙印可書已發未發說反復涵泳知朱子透徹未發之旨見於此數篇於是日夜體驗屏去邪雜收心窮理依朱子所言力行做去靜中不敢紛馳動中不敢擾亂

健餘尹氏曰此是一閑

健餘尹氏曰機緘處細
密之至

方寸之中稍有主宰方信朱子栽培根本之學如此親切
向來總未見得徒說敬說誠勉強用意究不解未發之中
爲何物功力無所着落良可嘆息是在庚寅秋九月也如
是者又數月幾自信得朱子傳心之奧爲不差錯體驗之
暇忽自念曰靜中有動動中有靜自是一定準則然而動
靜起伏之交復艮動止之宜畢竟有些轉換在有轉換則
不能一手握定隨時隨處無非大本運用進道之幾正在
此時不可忽過以致不得定靜於是取朱子答陳超宗陳
器之林德久書太極圖說註及陳北溪所錄窮究根原來
處數段反復誦讀而玩味之沉思研極恍然自覺朱子教

人入門下手原直從未發本體指示使人有所領會卽就
本體緊着主敬工夫由情知性識義理大概規模於自己
方寸中有此志氣便可做講習存養功夫使人有所持循
若不由情知性依舊是無星之秤無寸之尺必墮於空虛
如陸氏之學任意乖張不然必陷於茫昧如俗儒之學止
了文義心理事理裂爲兩片內外體用不能直達所謂未
發不過料想臆度終屬影響也蓋朱子窮究根原來處之
功以知性爲要吾儒學朱子之學亦以知性爲要補小學
從主敬下手入大學從志學志道下手知性工夫從本心
發端體驗本原下手須反之身心果見仁義禮知意思情

東軒高氏曰知性體認未發工夫指示明透

健餘尹氏曰體認未發工夫知性為要

狀又反到思慮未萌事物未至時只有渾渾融融大正欽明氣象確有據依絕不是恍惚影響始覺說虛說空及疑有四塊者不得謂之知性也始覺四者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磨兀坐終日甚有味也始覺未感時便有分別不待感時方有分別也知性是體驗未發吃緊工夫必如是方能一手握定隨事運用在我手裏所以立人之道與立天地之道一般始之終之俱在知性討消息也既見得此端緒在是不可只任窺測便須實下手做方為已有遂從此反到身心自朝至夜兢兢業業端莊持養如讀書窮理應事接物嗜好言語皆歸於大正欽明氣象不得一毫浮游

動蕩不得一毫穿鑿造意須信得天命我以德性必於倫常有肫篤意思於民物有同患意思刻刻培養刻刻平復刻刻凝定擴充以保守光大此未發氣象如是者又數月漸覺性體時時呈露只在這裏仁義禮知渾然在這裏如穀種生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燦然在這裏如穀種萌芽視聽應酬皆在這裏發動觀物考古皆在這裏分曉真有不用轉換一直做去之妙舉從前日誦日習而不解者今方透得覲面相承亦竊自幸矣但不能純靜猶有雜念此須工夫接續非可旦夕期者是在辛卯冬十一月也嗟呼予讀朱子文而佩服之累年矣少時所讀四書語類或問

健餘尹氏曰此又是一

而止壬午癸未後始得文集語類全本而讀之亦不能遽領其旨而必歷艱苦而得之乃如此向使早得是書而讀之有會於全體所由存大用所由發則持養德性運用事物不用轉換之妙久已積累栽培操之在我又何至惑於象山陽明之邪說徘徊岐路至今日而始有人機哉然亦幸而有契於今耳向使不得是書而讀之不困心衡慮以求之將涵養未發一層吃緊工夫終於難曉而逐物徇外之病虛無寂滅之歸勢所不免遂使朱子上承孔孟周程正學之旨無所養於心無所見於事而惘惘終身也豈不大可惜哉然則今之有契於數篇者固不免於積學遲鈍

之嘆而又爲不幸中之大幸也得此根本加以讀書集義之功當必進一境更有一境之益要在不懈其志與爲終身而已矣筆此自勉且示子姪焉

讀朱子語類一百十七卷文集五十七卷

戊戌

向讀朱子語類一百十七卷文集五十七卷及宋史陳北溪先生傳伊洛淵源續錄北溪字義諸書考北溪於朱子庚戌冬始見僅半載己未冬再見僅兩月拜別月餘而朱子易簣矣統觀前後而細味之朱子之善教北溪之善學皆了然於心目而後來之宗朱子者其必以是爲規矩哉方庚戌之始見也朱子教之曰凡看道理必窮箇根原來

處如爲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爲人子如何便止於孝論孝
須窮箇孝根原來處論慈須窮箇慈根原來處凡道理皆
從根原來處窮究方見得確定北溪自聞斯訓處處窮究
根原來處日用行事語默動靜皆是此心天理流行之實
如所問心說體仁說諸篇志學喟然諸章講義語語精密
透極義理透極功夫都從心中流出非紙上泛設所以朱
子每語人以南來喜得安卿而亟稱其善問也及已未再
見所質日用實事皆是道理朱子深許之又教之曰須大
做下學工夫自古無不曉事底聖賢如洪範周禮諸書雖
未能洞究精微也要識箇規模大概道理方浹洽通透須

東軒高氏曰戊辰之
春往杭兩月讀止泉
文集三復之餘穆然
深思奮然震悚爲之
歎息曰先生之好學如
是哉

撒開心胸天理大所包亦大而今已有本領却只捉定這
些子便了也不得北溪自聞斯訓遂無書不讀無物不格
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端緒故其語學者曰當開拓心
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於胸中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
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
後左右逢原真爲已物此北溪一再見朱子服膺其教以
終身者也叅考誦讀之暇穆然深思奮然震悚爲之嘆息
曰先儒之好學如是哉今語類文集所載朱子教誨之語
北溪請業之目不啻數百條日讀之而不知自勉當日進
見受教之時前後不過數月而始有所聞而力求夫天命

本原之故繼有所聞而貫串乎千條萬緒之中見益高明
功益平實不愧朱門之顏曾焉予固宗朱子者自寅卯時
畧見門徑今又得此次第可不奉爲規矩而循此勉勉哉
所惜者僅見字義二卷嚴陵講義四篇續錄所載數條而
已戊戌三月日謹識

讀朱子荅陳超宗程允夫何叔京三書

壬寅七月

朱子答超宗以立志識義理規模荅允夫必主敬方能有
所見荅叔京養得見得守得若有不同者實體之有漸進
層累上達自得之妙其功夫次第必以立志主敬爲先此
心方有所收斂有所存主荅超宗之立志荅允夫之主敬

是第一層又必識義理於方寸中而實有所見方有滋味
孜孜不能自已荅超宗之識義理荅允夫之有所見是第
二層又必加力操持着意研究方能存者常存明者益明
荅叔京之持守窮理是第三層細玩荅叔京書實包得荅
陳程二書然必三書備而後次第明可漸進上達矣如其
不然不立志根本無所發動何以爲主宰不主敬雖有志
何以立得定耶能立志主敬矣若方寸中無所見不識得
是自家性命真諦不可一日離必至悠忽散漫豈能免於
若存若亡徒勞把捉之弊耶能立志主敬識義理有所見
矣若無持守窮理之功以繼之又豈能久存豈能明徹耶

東軒高氏曰先生之
樂可知矣

熟讀此三書心體之身踐之實驗得向空無所主今能有
主向心中無義理今心中有義理向不能久存不能明徹
今能久存能明徹如登九層塔上一層是如何又上一層
是又如何歷歷有進有自得處始知朱子是善教今日自
已是善學大有一堂師弟之樂焉豈虛語哉豈虛語哉

讀朱子答黃直卿書太極說仁說諸篇

答陳安卿體
仁說心說書

答項平父書答吳晦叔書答陳才卿書答呂子約
書並徐居父沈莊仲葉味道所錄不忍人章

寅

自寅卯以來稍知門路識得義理大概規模於自己方寸
中只要此心天理一直做去不用轉換之勞而或斷或續

或明或暗或強或弱之故時在幾微眇忽之間踈密閒忙
之際其不能自作主宰處有不敢強言無滲漏者反復以
思終夜不寐由於書我不能合一心性不能真切知處不
透徹行處不堅牢以至於此安望此心天理呈露大作主
宰絕無間斷恍惚之弊乎掩卷沉吟心口相質啓我者惟
朱子成我者亦惟朱子仍從朱子集中得其切要廣大者
讀而又思思而又讀如是者有年乃知朱子切要用功處
原自曉然惟深入返已者始能有以見之體之非可強探
力索取效旦夕間也夫書我不能合一者由於止知理在
於書舍書別無用力所以日夕匆忙似有所得而釋卷惘

然無可存主如是讀書雖勞何益試觀朱子荅直卿書前
論先天太極之一本萬殊後教以親切要約觀事窮理之
法須從立脚處做起直做到萬理洞然通透活絡方爲實
地讀此篇可悟讀易在於切已推而廣之聖賢經書先儒
格言不可徒誦其詞必有立脚處而涵泳從容知其所言
莫非吾立心行事之準則所讀之書皆爲栽培灌溉之用
而絕無書自書我自我之病矣夫心性不能真切者平日
止解文義不曾向自己身心上體驗故日事誦讀不曉心
性是何情狀試取朱子太極說仁說安卿先生體仁說心
說數篇及本傳訓學者語讀之所云靜而常覺動而常止

者如何所云藹然愛人利物之心者如何所云此心豁然
瑩淨光潔無一事一物不在吾生理之中者如何所云千
條萬緒皆隨彼天則而心爲之周流貫匝者如何所云開
拓心胷大作基址萬理明徹於胸中者如何於此有得方
是立脚處方是親切要約處方是既有立脚處而又推求
事理之學透得此關實信心性是天命本體則所以兢兢
保守不敢失墜勉勉擴充不敢窒塞者必能用力而不違
自己矣至於知處必須透徹而所以透徹者必在心真理
正而所云見得心真理正者必於事物古今經書史傳實
加講求則此心之真此理之正方有依據而不爲異說所

搖惑若於事物畧加體察而不見心真理正與漫說心真理正而於事物之當然不相符合則內外判斷心事扞格之弊叢生叠見矣故朱子未嘗教人只守此心必講明體察事物分明心理的確融會貫通始有洞然了其白黑之效也至於行處必須堅牢而所以堅牢者必在心體溫良正大而所云溫良正大者必躬行實踐處處行履則私可以勝內可以直方得發生而漸復本心之體段若於心性畧加充拓而不到直內勝私與謾說直內勝私而於吾心之本體不能實證則億度徒勞影响無憑之境所不免矣故朱子未嘗教人只知仁必隨人淺深大着工夫浮刻潛

消溫良著見始有到得地頭實知其味之效也學者之患病不得其門與不實用其力耳不實用其力則此心此理固不免或斷或續或暗或明或弱或強之弊卽操持之察識之而操之過甚有急迫助長之虞察之難見有尋求捕捉之擾而所爲心真理正溫厚慈良公平正大之體終在依稀彷彿之間何由而有洞然之日乎惟先有立脚處全在心性四德四端認得真守得定又加精求實踐充廣涵養積累有年大作主宰不間於幾微眇忽不分於踈密間忙庶几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安於義理不敢妄動由是知之益明行之益力而守之益固造到滿腔子是惻隱羞惡

東軒高氏曰親切要約
之旨透徹發明

恭敬是非之心充足飽滿無有空缺則日用之間只見本
心義理周流乎內外洋溢乎左右凡五事五倫修身治人
皆此心理貫通而無他物以間之到此地位方寸義理主
宰光大自有一直做去不用轉換之妙皆於朱子文語兩
集中得之是知學道者必體驗心理事物之源流而不徒
習於文字語言之末必長養仁義禮智之情性而不徒搜
於隱微念慮之間蓋理明則心澄澈理強則心堅定此朱
子示人親切要約之訓循而行之大有進境回視不能自
作主宰滲漏百出之時又不侔矣予今五十有七自寅卯
來閱十二年曲折甚多轉關甚微不辭艱苦而後所見如

此非能至也惟朝夕勉焉寤寐於斯飲食於斯不知至之
於何日也亦斃而後已焉耳朱子教人切實處不止此數
篇予於宗朱要法中詳言之茲特書自勉以示同志諸子
時壬寅十有二月

讀朱子答程允夫書 巳酉

讀此一篇備見朱子教人主敬知性知行並進用功次第
淺深之序學者不可不盡心焉然非多讀朱子文不知此
篇之妙非反身實體確見其次第淺深之所以然者亦不
知此篇之妙也其曰莊整齊肅至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
卽大學首章或問主敬一段與胡廣仲欽夫未發書之意

東軒高氏曰闡明一貫
之旨直指學聖之基子
朱子定深嘉慰

教人力主敬以補小學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
卽答陳超宗示喻向來書之意教人立志識此義理於自
己方寸中以爲主宰也惟其有所見至其敬日躋卽答何
叔京持敬之說示諭必先二書答呂子約心無形體書答
吳晦叔前書所論書答張敬夫諸說例蒙書答陳器之性
是太極書與湖南諸公書已發未發說諸篇之意教人既
見心統性情之妙在自已方寸中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之情時時發見燦然分明知行工夫浸浸有味皆以主敬
貫之真知實踐勉勉向前不肯中道而止也下文又引涵
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數語以足之正見無窮工夫皆從

主敬做去後又言識佛氏之非與鳶魚有事同一活潑潑
地之旨亦從居敬窮理用功便自見得故主敬之教實學
聖之根基漸進層次昭然可見朱子苦心千載如揭學者
讀之須節節體驗篇篇體驗就自已身心遵其所言循序
而進乃能心領神會默默喜悅不能自已矣不然徒誦焉
耳究何益哉

坤復乾艮四卦說 丁酉

朱子答張敬夫云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
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發也事物紛糾
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

健餘尹氏曰戒慎不睹
恐懼不聞亦是說到
未發盡頭處

人也養觀說亦同此旨陳安卿問仁云其寂而未發惺惺
不昧如一元之德昭融於地中之復無一事一物不涵在
吾生理之中朱子然之及答呂寺丞又云至靜之時但有
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於易卦爲純坤不爲
無陽之象若論復卦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爲一
說如此分別何也復卦本義原以動言繫辭以顏子之克
已爲復程子以過未形而改爲復朱子以失之未遠能復
於善爲復皆以動之端立言其言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
者卽以復爲至靜也其以純坤與復有別者所造益深所
見益切故云纔思卽是已發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也

東軒高氏曰先生讀易
深造自得是以窮理之
至精義入神

嘗玩三卦而叅以乾焉此心澄然一念不動炯炯惺惺涵
養深潛四德萬理皆在其中陽氣生意含蓄斂藏此是純
坤不爲無陽氣象及其端之發也雖曰一陽動而實靜中
之動依舊涵養兢兢保守此是復卦氣象及其應事發見
充周必思中節仁義禮知隨處皆是經綸萬變主宰凝然
此是純乾不爲無陰氣象其旣發也各如其理各止其所
心體無毫髮擾亂此是艮卦氣象全在平日居敬窮理集
義三者實實用功使心體光明瑩淨超然於氣稟物欲之
上乃能歷驗有此境候如不居敬則內外散漫矣不窮理
則識見粗疎矣不集義則行事乖舛矣所謂坤復乾艮氣

象山先生文集 卷之七
象豈能一旦嘿契其旨哉

釋復卦贊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爲工

此四句言造化爲生物之樞紐卽太極也

陰闔陽開一靜一動於穆無疆全體妙用

此四句言太極生陰陽而有無疆之體用也

奚獨於斯潛陽壯陰而曰昭哉此天地心

此四句言復之有所以爲復也

蓋翕無餘斯闢之始生意翕然具此全美

此四句言復之始闢在天地者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

具也

其在於人曰性之仁斂藏方寸包括無垠

此四句言復之始闢在人心者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

具也卽邵子初動未生之旨朱子純坤不爲無陽之義

也

有茁其萌有惻其隱

此二句言生意感動之端但未措施於外正復之動見

天地之心也

於以充之四海其準

此二句言復之動而順行擴充周徧也

曰惟茲今眇綿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閉關

此四句言學者當安靜以養復卽程子涵養須用敬能敬則自知此也

仰止義圖稽經協傳敢贊一辭以詔無倦

此四句贊復之結詞而以敬而無失詔學者也

主靜說

壬寅

周子所謂主靜者全在無欲所謂無欲者全從定之以中正仁義來稍有欲念仍舊失了故必主於無欲而人極乃立惟朱子深透此旨後儒偏重靜不能無弊因作是說

東軒高氏曰敬靜合一朱子真傳

主靜之脈自周子開之學者不從靜下手斷無入理然靜非空無所有也惟朱子知太極是天德會歸故收斂自己身心盡掃雜慮光明洞達直從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實實體驗根原來歷模樣是如何是時他念不生只有中正仁義渾融氣象卽性體也到性體呈露切不可毫髮外馳放鬆一步須時時刻刻足重手恭視明聽聰整齊嚴肅專一顧此性體不出不入不二不三無有昏味無有倚靠無事時不起雜念有事時不逐外物則性體卓立在這裏積格物稽古克己集義之功久久充實則性體如鏡明如水止終日應物而神理凝一精明毫不動搖動

如是靜如是晝如是夜如是不以久暫忙閒稍有間斷也由是事親卽性體之盡誠竭力事君卽性體之盡忠致身兄弟卽性體之友愛怡怡夫婦卽性體之敬賓秩秩朋友卽性體之同心切偲由是讀易卽性體之貞明貞一隨時從道讀詩卽性體之發情止義無有邪思讀書卽性體之知人安民順時凝績讀禮記卽性體之敬身成身秉禮反情讀春秋卽性體之辨名定分敬天勤民自一身嘖笑以至經世育物八政六官之規矩條理皆此性體貫通絕無紛擾這方是中正仁義渾融氣象之主靜復得無極太極之真蘊藏也若不以仁義禮智爲主而偏於靜幾於空無

所有矣豈周子主靜之本旨哉

書主靜說後

癸卯二月

東軒高氏曰言主敬惟恐遺落窮理思深哉

健餘尹氏曰得此書後前說乃益見分明

東軒高氏曰主靜之義於斯備矣

健餘尹氏曰如此窮理

註主敬方有着落居敬窮理克己寔踐之功俱

主靜說閱一年觀之有未備焉夫主靜之法必在無欲所以無欲必在窮理於理欲界限分別極精透方知性體中正仁義之理是我主宰又須閑邪存誠閑存之法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制之於外養乎其中庶幾大正欽明氣象呈露光潔常在這裏而不爲物誘所謂未發之中如是主靜立極如是嘿坐澄心體認天理如是嘿固然語亦然坐固然行亦然行立坐卧食息起居念念不舍涵養專一久之久之可與大化融洽無間也是非禮勿視聽言動乃

在其中矣

健餘尹氏曰此篇簡要切實精微在此廣大亦在此傳聖脉在此辨異學亦在此

主靜第一着工夫極其細密須刻刻隄防保護始得內外一晝夜一始終一也然非於仁義禮智之性體大有體驗終不足以與此

性情說 乙巳

有問於予曰或謂不窮物理專求之性情則陋而易差何如予曰學者知性則格物有實地患不能求之性情耳果實求之性情必窮物理有的確廣大工夫程子云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又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達化由通於禮樂學者果有真盡孝弟真好禮樂之性情則窮理充拓躬行實踐之學自有不能已者程子看性情大或人

看性情小程子看性情物理一直貫通或人看性情物理分列對待所以有陋而易差之語試讀小學孝經樂記祭義諸篇反向身心體驗自知求性情之不陋不差矣語類大學十五卷有學者欲見格物下工夫處但看孟子便得一條細細咀味知性是窮物理實地不信然哉推或人之意得毋謂止求之性情不讀書不窮理者將陷於陸王識心之弊乎不知專求性情不能擴充是亦拘謹一行之士不與陸王之徒同例彼陸王之徒求諸虛靈知覺之性執拘狼戾之情其所見偏蔽差謬而非能求諸仁義禮智之性情者也安有求之仁義禮智之性情而不讀書不窮理

東軒高氏曰明辨之矣

山泉先生文集 卷之七
以終身者乎昔人有云象山陽明是孟子一派予以爲不
識孟子若以察識性情之四端爲措心於恍惚幽深之處
竊恐所見無異於昔人之說而朱子兩孟集註又將何以
發其精奧乎要之讀先儒書須通其意不可泥其文體諸
心不可執其詞參求衆說以深造之不可舉一而廢百反
求性情之旨朱子於孟子註力言之學者用功操存從真
性情立本檢身從真性情整飭敦倫從真性情灌注讀書
從真性情玩索應事觀物從真性情措置明察此卽物窮
理內外合一之要法也夫

朱止泉先生文集卷第七

終

孟子子思以察識性情之四端為精志於此認兩派之真
精誠所見無異於昔人之真而朱子兩孟集注又將何以
資其精與乎要之讀是儒書須通其意不可泥其文體語
心不可執其詞參求眾說以探造之不可舉一而廢百反
求性情之旨朱子於孟子註力言之學者用功操存從其
性情正本檢身從其性情整飭敦倫從其性情灌注讀其
性善書指此察應事觀物從其性情措置明察此即物
性即公合一之妙法也夫

朱子集注文集卷第七

